

思 念

□杨文波

逝去的,虽已过去了四十年,可在我的心里,像是昨天,前天……

父亲没有文化,一向少言寡语。晚饭后,各自坐在椅子上,小凳上,默默地听我读《林海雪原》。过不了多久,轻轻推推我,递给我一杯水,瞬间眼神的交流,心里涌起一股暖意。喝的虽是白水,感觉却甜甜的。

在我十八岁那年,父亲得了一场大病,一直吐血。我在医院守护了三个月。这期间我像得了惊恐症一样,只要父亲闭上眼,喘气不出声,就觉得要出大事了!非得戳一下他,等父

亲睁眼看看我,我笑了,心也就踏实了。

也许是父亲的善良换来了上天的眷顾,终于又活下来了。从此,我们却一直为父亲的身体担心。父亲不以为然,还是默默地,稳重地支撑着这个家。注入了满满的祥和、温馨和幸福。

后来,弟弟工作了,每礼拜回家一次。每到周末,父亲进进出出,比平日都忙活,好吃好喝的也深知儿女的喜好。父亲虽不言语,看得出,他是在期盼儿女归来,一家人团圆。所以,我们姐弟几人,不管哪个进家,第一寻找的就是父亲,哪怕一眼看不到都心里不安。

人们都说母亲带儿女心细,父亲却胜过母

亲。弟弟外出上班,我上大学,必备的牙刷、牙膏、碗勺、毛巾、香皂……用新买的旅行包都一一准备,根本不用母亲操心。每次开学送我上车,再交给我三扎硬币,共八块钱。父亲只一句话:“拿着,常给家写信!”车开了,看着父亲被风刮动的白发,我的眼泪像散的钢镚,哗啦地流淌……

毕业又回到了家乡。单位虽有住处,但我仍愿守在父母身旁。后来连我的终生大事——找对象如果没有父亲的意见,我都觉得没有主张。的确,我依赖着父亲,如同他依恋着我们一样。

谁曾想,一九七八年四月十号,一张化验

单,如尖刀插进了我的心脏,恍惚间,腿脚发软,眼前一片黑暗……等我缓过神,揉了揉眼睛,又看到了单子上的几个字:“咽喉肿瘤”。泪水又模糊了双眼。父亲真的了这种大病吗?我不甘心,于是八方求医,四处辗转治疗。五个月后,父亲还是丢下他难舍的儿女自己走了。走得很安详,就像睡着了一样……可这一回,是再也叫不醒了,也不忍心再叫了,因为父亲的音容、人品已在儿女心中铭记。眼前随时浮现他的身影:我们在春日的阳光下坐着,也爱着,依靠着,也需要着——所以至今还心痛着。

(作者系市中区文学爱好者)

□范中超
二月二,龙抬头。又被称为“春耕节”、“农事节”、“春龙节”,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。每逢农历这天,在故乡鲁西南,有吃料豆的习俗。

料豆,为炒熟的黄豆,俗称蝎子爪。小时候,常听人们唱:“二月二,炒蝎子爪,金子银子来家捞;二月二,敲门框,金子银子来家捞”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人们带着对幸福生活的向往,料豆便成了大家过节时必备的美食。

为了让大家过节时能吃上豆,母亲便早早地为之忙碌起来。印像中,二月二还没来临,母亲便要到村西二三里外的土路上背沙土,这是当时炒料豆最廉价的辅料。因沙土湿度大,在凉晒沙土的日子里,母亲一刻也不敢怠慢,她还需对黄豆做着炒制前的准备工作:挑拣、去杂、筛选、凉晒……为保证料豆的口感,对制作的每一个工序都马虎不得。

随着二月二的来临,炒制工作便开始了。母亲先将沙土倒进锅里,加热去潮;随着沙土温度的升高,锅内不时发出“腾腾”的响声,这时黄豆便可以下锅;随着铲子与锅的不断撞击,豆子与沙土便相互拥抱在一起,并悄然间发生着质的变化。炒料豆是个脏活,更是个技术活;此时,锅下的柴火不要烧得太急,锅上还要不断翻炒;否则,黄豆易受热不均,有的焦了,还有的夹生。很快,厨房内,早已尘土

飞扬,直呛得母亲忍不住地咳;但为了新春的祝福,为了大家期盼已久的料豆,母亲每年都坚持忍受着那份难耐的痛苦。后来,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,更为卫生,母亲便用油代替了沙土,这样炸出的料豆,更酥更香;另外刚出锅的料豆,在趁热时拌上糖,传统的料豆又变成香甜可口的糖豆。

家里有料豆,孩子们最喜欢。想二月二那天,清早起来,母亲总会把香甜可口的料豆放在桌上。因为有了料豆,上学的路上,我会像其他的小伙伴一样,嘴里嚼得“砰砰”响。学校里,小伙伴们聚在一起,会交换着吃,咸的,甜的……因为分享,大家渡过着一个个幸福的二月二。“料豆虽好,但不易多吃”。可太多的时候,我常会忘记母亲的交待,更把贪吃表现的淋漓尽致;渴了,跑到学校附近的井旁喝凉水,这样导致的结果不言而喻;每年拉肚子是常有的事;尽管如此,可料豆带来的欢乐,还是让小伙伴们为之乐此不疲。

时光荏苒,不觉多年已过去。现在的孩子们,也许根本不知道料豆为何物,也许他们无数理解,在曾经的年代里,那一粒粒金灿灿的料豆,又曾给童年的我们带来多少欢乐。而如今,幸福的生活正渐渐冲淡着曾经的节日气氛,却冲不淡料豆带来的美好回忆;那浓浓的香甜,是儿时的期盼,是童年的幸福,更是母亲给我们最无私的爱!

(作者系济宁市文学爱好者)

料豆



周文静 摄

环境卫 生 蒸大家

人生存,靠环境
天灰蒙,河水腥
大自然,警钟鸣
你我他,快行动
治污水,分垃圾
整乱建,保洁行
有污染,要治理
惜资源,尽其用
环境好,美农村
山青青,鸟鸣啼



文化大餐 喜大家

举办形式多样、雅俗共赏、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,活跃农村群众文化生活。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。



□魏益君

三月,野蒜又在春风里飘摇了。野蒜,这个曾带给我无数美好的早春里的新绿,总让我的心再一次飞向故乡的美好,沉浸于那片柔美的蒜香。

每年“清明”前后,家乡南岭田埂上的野蒜就蓬蓬勃勃地绿了,这时,就到了挖野蒜、食野蒜的好时光了。

幼年时,每到春天,姐姐就带我到南岭采挖野蒜,回家让母亲做成风格不同的食品。

野蒜,学名薤白,生长于山坡湿地,田边草丛,因其来自野生,长于天然,味美爽口而备受人们青睐。野蒜既能食用,又有一定的药用功效。薤白具有温补作用,可健脾开胃,助消化,解油腻,促进食欲。对体弱者而言,薤白可润中补虚,使人耐寒。另外,薤白的钙、磷等无机盐含量极高,经常食用有利于强健筋骨,特别对于成长期的儿童和缺钙的老人有良好的营养价值。

那时并不知道野蒜有这么多益处,只知道好吃。我最愿吃母亲做的野蒜炒鸡蛋了,那时的鸡蛋也好吃,不像现在,多为饲料喂养,激素的成分太多,那时的蛋黄透着红色,炒出的野蒜,葱绿伴着嫩黄,让人馋涎欲滴。还有野蒜饼,把野蒜切碎,和入面糊油煎,老远便闻到诱人的香气。野蒜挖多了,母亲便做成一坛一坛咸菜,晾干封存,又脆又香的野蒜咸菜,让人食欲大增。那些年里,尽管农村的生活不富裕,缺吃少穿,但每年春天母亲腌制的那几罐野蒜咸菜,总能让我们一家度过春荒。

尽管现在生活好了,但我依然爱吃野蒜。每年阳春三月,我总会带着爱人和女儿驱车回到乡下老家,边给女儿讲我童年的故事,边去采挖那些天然的美味。来到久违的家乡南岭,沟沟坎坎的野蒜一片片,在春风里起舞,散发着浓浓的蒜香。我和妻子挥着小铲子开心地挖着,女儿跑前跑后忙着装袋。

野蒜挖多了,一棵棵码整齐,头挨头握在手中,小巧的蒜头洁白晶莹,长长的胡须,长长的叶茎,那么的惹人喜爱。“盈筐承露薤,不待致书求。束比青刍色,圆齐玉箸头。”这便是诗人杜甫对小野蒜的生动描述。

挖到足够的野蒜后,我们来到一条溪水边清洗。野蒜洗净了,叶子更绿,小巧的蒜头更亮,仿佛一枚枚晶莹剔透的玛瑙,让人爱怜。

看着女儿喜悦的表情,我说:“带回家让奶奶给你做饼吃,可香了!”

女儿说:“我现在就馋了。”说着,迫不及待地将几根野蒜扒皮后,放在口中嚼起来,仅一口,便被辣得捂着嘴直跳。我们哈哈大笑着,蒜香在笑声中弥漫,笑声在春风里回响……

(作者系临沂市文学爱好者)